古代“打黑”为什么难

学者吴思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讲到了两个相似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被任命为广东阳春县主簿。阳春县这个地方,黑恶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徐均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官员,就想除掉这些黑恶势力。徐均刚一到任,一个小吏就提醒他,说您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应该主动拜会一下莫老大。徐均就问莫老大是什么人,小吏说,这个莫老大就是咱们这儿的黑社会老大,背景很深,咱们得罪不得。徐均一听,就来了倔脾气,气愤地说:“难道这个莫老大不是皇帝治下的臣民?还要我亲自去拜会他?他应该来拜见我才对!”很快就有人把这事通报给了莫老大,莫老大不清楚徐均的来头,所以不敢轻易得罪,就放下架子,主动登门来拜见徐均,徐均也没太理莫老大,而是暗中派人调查莫老大,在掌握了他的违法事实之后,果断下令将莫老大抓了起来。莫老大以为这是徐均想敲诈他,便安排家人给徐均送了黄金珠宝,可徐均却不吃这套,连看都没看就给挡了回去,然后将莫老大押送到了府里。可是,府里的官员早就被莫老大买通了,他们很快找了个理由,把莫老大放回了家。莫老大知道徐均不太好惹,就又给徐均送了一份厚礼,徐均依然没有收。非但如此,徐均还跟莫老大较上劲了,偏要将莫老大绳之以法,于是继续调查莫老大的罪状,并在不久之后再次把莫老大抓了起来。府里的官员一看,感觉这个徐均真的太让人头疼。于是,府里的官员经过番运作,在不久后拿到了调令,将徐均调离阳春县,调到阳江县任职去了。徐均一走,莫老大们也就安全了,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了。

第二个故事:洪武年间,有一个叫道同的人,被任命为广东番禺县知县,番禺县当地有几十名地头蛇,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强取豪夺之事,欺行霸市、为害一方,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靠山,此人就是皇亲国戚、永嘉王朱亮祖。朱亮祖是个特别贪婪的人,地皮阿三们便投其所好,争相贿赂他,他收了人家钱财,便替那些地皮阿三们撑腰,只要出了什么问题,朱亮祖一出面,没有摆不平的事。道同到任不久,就开始打击黑恶势力,抓了很多地皮混混,朱亮祖知道了,便请道同吃饭,并在席间为那些被抓的混混说情,哪知道同不但不给面子,反而质问朱亮祖:“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朱亮祖恼羞成怒,干脆直接命人将那些被抓的人全放了。从那以后,两个人就较上劲了,道同这边抓,朱亮祖那边放;道同再抓,朱亮祖再放……道同一看,这不是办法,就上书朝廷,希望皇帝能替自己主持公道。哪知,道同晚了一步,朱亮祖恶人先告状,早已经把弹劾道同的状子递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看后,也没有认真了解,就派使臣前往番禺,要将道同就地正法。使臣前脚才走,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看,知道是冤枉了道同,便连忙又派使臣带着赦令去番禺,可是,等赦令到达的时候,道同已经人头落地了。

以上两则史料,都是讲古代官员打黑的,这两个官员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掉地方上的黑恶势力、为民除害,但他们的打黑行动都失败了:徐均被调离,道同竟然连命都搭上了。不妨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这两次打黑行动为什么失败了呢?是两位官员没有决心吗?不是;是他们的权力不大吗?也不是;是法律不健全吗?也不是;是最高领袖不支持吗?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些黑恶势力的背后,有一个支持他们的保护伞,这个保护伞还非常强大,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根本无法撼动。**

(摘自《人民法院报》)

选李登辉接班,蒋经国哀叹“看错人了”

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作为接班人,无疑是其最大失误。他在相当长的考察与试用阶段,没能真正看清李登辉的伪装面目。据称,病逝之前,蒋经国对身边家人哀叹:“我看错了人!”

1987年,蒋经国(右一)与李登辉(右三)

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政策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因之前受日本殖民影响,台湾人民大多不识中文,只会说日语与闽南语。国民党政府所用各级干部与人才,多为从大陆来台的人员(即所谓的外省人)。而后随着教育普及与蒋介石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运动,占有几乎90%人口的台湾本省人,开始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学识、能力都有显著提升。

蒋经国从1960年代起,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问题。他特别交代心腹干部李焕,在台湾发掘未来足以担当重任的本省精英与人才,推荐给他。据李焕回忆: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在筹组“内阁”时,为了要找一位具有农业背景的本省籍专家学者,出任“政务委员……我最先认识李登辉是在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发现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与美国、得到农业博士的本省籍专家,就特别约见他,见他面貌老实,待人诚恳,加上当时政府急需农业方面的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党部讲演,谈台湾的农业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经国先生在“组阁”时,需要一位本省籍的农业专家做“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辉。

李登辉是蒋经国“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得以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台湾的农业事务。等到1978年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又受到蒋经国的提拔,晋升为台北市长。这时,蒋经国开始认真看待这名台籍“精英干部”,常在下班后到李登辉台北市长的官邸,与他闲话家常,灌输他“大中国思想”,要他打从心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原来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李登辉不但接受了殖民教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对于李登辉过去这段数典忘祖的荒谬历史,蒋经国应是心知肚明。不过蒋经国觉得可以透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加上对他的重视、重用,可以产生影响,改变李登辉的思想与心态。只是事后证明,这全是枉然。

李登辉对蒋经国毕恭毕敬

那时,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毕恭毕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椅子只敢坐三分之一,以松懈蒋经国对他的防备之心。李登辉对农业提出的许多建议在实践中获得的短期效益,则让蒋经国对他的才能与忠诚笃信不疑。就在这样苦心经营之下,李登辉日渐得到蒋经国的信任。在担任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再受蒋经国拔擢升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而蒋经国始终无法看清的,则是被李登辉的笑脸和恭维深深掩盖着的政治野心及善于周旋于官场的巧妙为官之道。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亭无疑问,由主席蒋经国继续连任,副手人选会是哪位,就成为台北政坛共同瞩目的焦点。在蒋经国第一任期担任副手的谢东闵,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促成蒋经国决定要提名一位新人来担任副手。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副手需要提名一位本省籍、经历完整、资望足以服众的政要出任。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来走在李登辉之前、资历较深的“内政部长’林洋港与李登辉两人,符合这样的条件。

林洋港与李登辉“二选”

蒋经国经过仔细思考,最后决定选择李登辉。直到2003年,李焕才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李登辉与林洋港从政的经历相仿,都曾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没有选择林洋港,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林洋港在担任台湾省主席时,接受了省议员的建议,在没有事先与“行政院长”商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将原来是县辖市的新竹市与嘉义市升格为省辖市,严重影响到新竹县与嘉义县的发展与财政收入的来源。为此,“行政院长”孙运璿颇有微词,希望林洋港收回这个没有授权的宣布。但是,林洋港竟以辞职要挟,从此在蒋经国的心里埋下林洋港不好驾驭的印象。

林洋港调任“行政院内政部长”之后,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对于台湾许多住宅大楼住户为了防盗的需要,均加装铁门铁窗,往往造成火灾发生时,无法从高楼窗户救人,而被活活烧死的惨剧,林洋港竟然在民意代表面前承诺要在3个月内,使铁窗完全消失。这个支票自然跳票,对林洋港的声望也造成了相当的伤害。

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员庞大复杂。林洋港自己曾当选民选的南投县长,他的弟弟林源朗也在他之后当选南投县长。如果林洋港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将来有机会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难免整个林氏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而这是蒋经国极不愿见的局面。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他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战期间战死太平洋战场。

最终,蒋经国选择了貌似忠厚的李登辉,林洋港出局。

李登辉顺利接班

1984年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顺利连任。3月22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李登辉当选,蒋经国还亲自前往李登辉家道贺。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病逝。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的监誓下,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蒋经国死前,并没有在权力的传承上有任何交代。他的健康情形虽然日益恶化,可是他对自己的生命,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应该可以做完任期。他对自己健康的过度乐观,导致他的身后台湾政局并不安定。没有政治强人的压阵,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因而蠢蠢欲动。在他过世不过两个星期,国民党已经为了推举代理主席的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表面平静的台北政局,事实上已经暗潮汹涌,风雨满楼了。

等到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举行“临时全体中央委员会”,推举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时,终于爆发了“主流”与“非主流”公开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的实质分裂,已不可避免。

(摘自《世纪》《那些“党国大佬“们》)

关于开展第九届“档案馆开放日和档案查询服务周”活动的公告

在今年“6·9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为进一步提高区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水平,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区档案馆决定组织开展以“新中国的记忆”为主题的第九届“档案馆开放日和档案查询服务周”活动。现公告如下:

确定6月10日为“档案馆开放日”,6月10日(星期一)——14日(星期五)为“档案查询服务周”。时间:上午9:00至11:00,下午14:00至16:00。地点:济阳区档案馆一楼文档查阅中心。活动内容:现场开展咨询服务;参观文档查档中心、库房等场所,参观区档案馆部分珍贵照片实物档案;接收社会公众捐赠档案和书籍资料。

活动期间将邀请20名市民代表参加“档案馆开放日”活动,有意者自即日起电话报名:84241467、84227065,联系人:张翠英、冯玉静,报名截止时间:6月6日下午5:00,额满为止。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档案工作的关心支持,热烈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加。

济阳区档案馆

2019年6月3日

小说连载

女儿滩

鞠 慧

整整一夜她都没睡好,她总觉得他们也许会把她当做骗子呢。第二天一大早,她便翻过高高 的大堤,到堤那边的镇上去还上了那欠下的五角钱。

见到芳草,郑全福微笑着站起身,热情地同她打着招呼,并邀她柜台里来坐,一杯冒着热气 的开水同时递了过来。不知所措的芳草把那五角钱放到柜台上,下意识地冲板着脸坐在柜台另一头的那个小段点了下头,对他,却不知道该表示感谢或歉意或别的什么。“砰”的一声,那胖姑娘不见了,更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芳草慌乱地对他点了下头,说:“你忙吧,走啦。”“走啊。”她突然觉得那声音懒懒的,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那份热情。她听见他并没有走出柜台来送她,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从门上的那张大玻璃上,芳草见他已把脸转向了别处。

之后,朦朦胧胧,她总渴盼着同他见面,可真的见到了,又总是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忙不迭地从他面前“逃”走。每时每刻,她都生活在矛盾中。一会儿,是他那张热情洋溢的白净面孔,一会儿,又是那懒懒的漫不经心的礼节性回答“走啊”。芳草真的搞不清自己是谁了,眼前,总抹不去他的影子。她有时觉得心里像有一团乱麻无头无绪,有时又会觉得空得发痛,想随便抓把什么来填充上;她有时恨不得冲什么东西狠踹两脚,有时又关起门来暗自抹一阵子眼泪 。中午下工后,她时常约春柳或燕子到镇上的商店里去,有时是买一轴线,一只顶针,村里的代销处都有的东西。有时又是一分钱的东西都买不回来。虽然仅仅是看一眼,可每次她都为这一眼痛苦、幸福,回味好久好久。脑海中记下了他的量布、打算盘,甚至找零钱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芳草,又是要到镇上去吗?”

第一个狡黠地眨巴着眼睛这样问她的是春柳。那天从田里回来,芳草照样洗净手上脸上的泥 土,换上那件黄花褂子,正要往门外走,却被进来的春柳堵在了门口。

芳草的脸腾地红了。

“我想去买两根沿条,给俺哥做鞋等着使呢。”

“是去买沿条吗?咱这代销处可是有啊。你去买个沿条红啥脸,又不是去相女婿!”

芳草跳过去,春柳却“咯咯”笑着跑开了。

“看你再胡说八道。这回,我非把你给抓住不可。”芳草在后边紧撵。

“哎哟,这是干啥呢,狗撵兔子似的。”燕子喊叫着走过来。

春柳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芳草趁机一把把她抓住了:“你说,你说!”

(九)